

从“音乐是吹拉弹唱”说起

舒泽池

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连续两期报道了当代作曲家鲍元恺。在我的记忆中，中央媒体以这样的份量，这样的规模，集中介绍当代作曲家，是很少见甚至没有过的。因此，引起了许多朋友的关注，同时引来许多精彩评论，尤以陈洪和张烁等人的文章为代表，极有见地，对于鲍元恺的人生轨迹和音乐成就，做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述。在节目播出过程中，不止一个朋友注意到一个细节，即两期节目的开头都是同一句话：“音乐是吹拉弹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鲍元恺自己的选择，但是这句简单的、直白的话语，引起了我的一些感触与思考。

“音乐是吹拉弹唱”，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也是音乐理论界专家大V们并不重视的一句“大白话”，他们很可能并不赞同，即使不能反对也不屑于这样说。这当然不是一句标准的理论阐述，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道出了音乐的特征，音乐的本质。因此，引起了我的一些感触和思索。

在我的认识中，把音乐概括为4个属性：声音艺术，时间艺术，表演艺术，情感艺术。如果这个概括有点道理，那就很自然地会引申

出一个结论：从根本上说，音乐是“行”的艺术，是感性的艺术（听觉的艺术），而不是“知”的学科。对于音乐艺术来说，感性是第一位的，理性是第二位的。什么是音乐的“行”？“就是吹拉弹唱”，以人们听得见的音乐声音（而不是文字、图画、体态、动作等等“听不见”的形态）为载体——当然，如果在这四个字之前再加上一个“作曲”，之后再补充一个“指挥”，就更全面、更完备了。那么，什么是音乐的“知”？主要就是技术理论、美学理论，教育理论，各种乐谱、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音乐知识，还有各种废话等等，这些“知”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是“听不见”（实际上不是音乐）。很明显，“行”是第一位的，“知”是第二位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和鲍元恺“线下”交流过，但是我知道他发表过的一些观点。他在几十年前即已表示：音乐的“行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唱、奏、作（即声乐、器乐、作曲），一类叫做说、教、卖（即理论、教育、管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前一类视为音乐的本体，称作“皮”，而把后一类视为音乐的附庸，称作“毛”。他进而引用了春秋时期与孔子齐名的史学家左丘明的名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分析和判断直指音乐的本质和定义，在音乐学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我国的音乐家中，明确地提出这个论断的恰恰是作为作曲家而非理论家的鲍元恺，岂不是令人深思吗？

所以我感觉到，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连续两期采用的开场白“音乐是吹拉弹唱”，是能够代表鲍元恺的原意的。

这个“皮”与“毛”的关系问题，或者说“行”与“知”的问题，其实非常自然、非常浅显，每个具有音乐听觉，有所音乐实践的普通人都能感觉到，更不用说广大音乐爱好者和基层音乐教师了。可是在我们中国的音乐理论界尤其是音乐教育界，这个简单的问题被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邪乎、越来越脱离音乐的本质。

我们说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那么音乐教育自然就应该是声音的教育，在“吹拉弹唱”的教育中，目前还大体如此，可是在基础音乐教育方面（我主要指基础的国民音乐教育，也包括与此相关的社会音乐教育和高师音乐教育），近年来有一股强大的思潮和势力，以鼓吹、推行已经被中国大V“新里程”化了的所谓“奥尔夫”为代表，拼命地要把音乐教育拖离“音乐”的正轨，变成理论教育、概念教育、论文教育、动作教育或者西方心理学某一分支的教育，理论越说越复杂，越说越玄妙，基层音乐教师的实践就越来越迷茫、越来越困难。这在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少有的。

还有就是音乐教育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事实上是“无洋不香”。不用说已经成名的专家大V了，你只要看看近年来在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得到提拔和重用的青年教师与学者的简介就可以知道，无非是在

国外参加过什么会议或活动，获得过什么学位或奖励，发表过什么论文或演讲，于是回国后就可以进入重要的学院和机构，获得什么什么主任院长的头衔，在业界就可以由硕士博士博士后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一路平川步步高昇。不是说这些步步高昇的人不是人才，而是说其他绝大多数耕耘于中小学音乐课堂和群众音乐机构的那些音乐教师和音乐工作者，尤其是致力于民族音乐教育和推广的那些真正的栋梁和人才，得到了关怀和重视了吗，得到了上升的空间了吗？在有些人看来，他们对于社会的最大贡献，只是充当各种专家大V的讲座和培训的报名者即缴费者吧？这是一种导向，一种趋势。是重视对于中国音乐教育的实际贡献，即“行”，还是只鼓励花枝招展炫人眼目的各种理论和概念，即“知”——而且是洋人的“知”，在中国是否有用，甚或有害？——是不管的。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界的这种导向、这种趋势大行其道，不是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福音！

事实上，上面所说的“皮”与“毛”、“行”与“知”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得益彰的。鲍元恺本人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音乐家鲍元恺不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具备高超的音乐才能，具有丰富的音乐成果，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拥有一个智慧、清醒的头脑，我称之为“中国式大脑”，在大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社会活动和相关言论中，时时表现出中国文化特色的思维和行为。他

的生命中的相当部分，是奉献于音乐。音乐之于他不仅是技法理论和技巧——不仅是“行”；而是有一个宏观的、清醒的认识——更在于“知”。只有将他的作品和他的头脑综合到一起，才能描绘出一个完整的鲍元恺——知行合一，皮毛相融。“中国式现代化”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持续地、大量地培养出这样的音乐人才。

（写于 2023 年 12 月）

COPYLEFT 作品

版权所有 · 自由传播